

日本面面觀

詹伯慧 著



日本面面觀

詹伯慧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王丕来
书名题字：詹伯慧
封面设计：徐中益

日本面面观

Riben Mianmang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3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7}{8}$ 插页3

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750

ISBN 7-02-000754-6/I·755 定价 2.45 元

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自古以来擅长诗文者经验之谈。得其秘者，则为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如斲轮老手，应付自如。

就我看来，伯慧教授颇得其秘。

一九八〇年春至一九八二年春，伯慧兄应日本之聘，赴东京大学讲学。我素知伯慧兄不仅是语言学专家，也是为文能手，于是约他为《文汇报》写点日本见闻。承他慨然应允，遂于讲学之余，抽暇遍游扶桑列岛，考察所及，发而为文，以《东瀛杂记》专栏撰文数十篇，连载于《文汇报》，引起海内外读者极大的兴趣，获得好评。所以能有如此广泛影响，是因为伯慧兄对列岛风光、社会风习、学府风貌、学人修养、中日文化交流等等，抒写得十分细腻与深刻，具有游记文学的价值，也具有认识日本的价值，散文韵味浓冽。由此证明伯慧兄不仅能文，兼有新闻记者敏锐的眼光，作家的素养，十分难得。

如今伯慧兄将《东瀛杂记》结集成书以问世，特缀数言以为介绍。我相信这本书对于读者了解日本将有帮助，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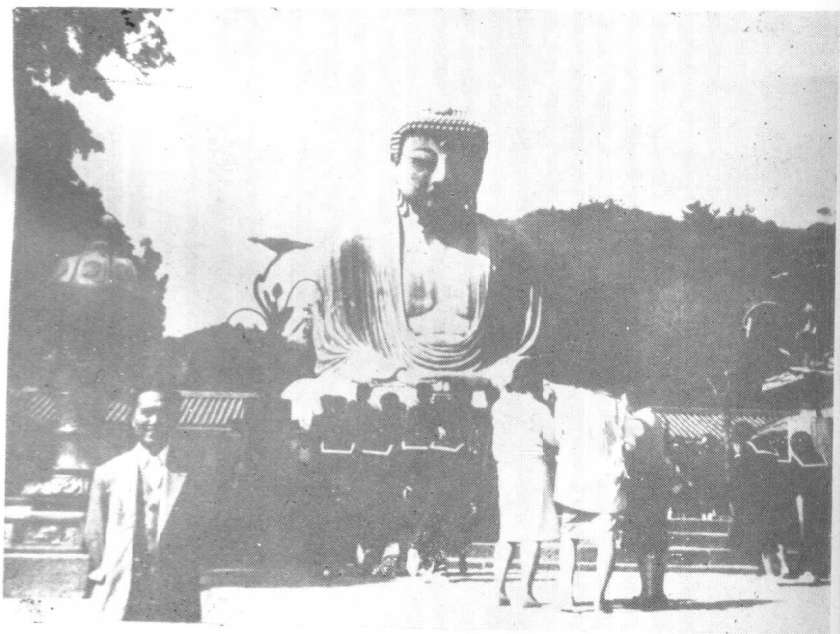
可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一位有心人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

曾 敏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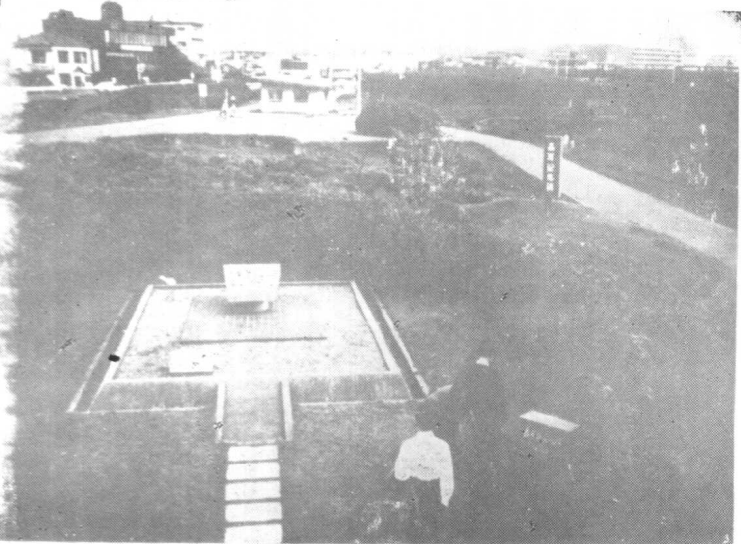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香港



作者与东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专家伊藤敬一合影于奈良药师寺



作者于日本“国宝”镰仓大佛前留影



神奈川县“江之岛”附近海滨的聂耳纪念碑



东京银座的星期天
——“步行者天国”

目 录

色彩缤纷的国家	1
鲁迅——内山——友谊	3
“源远流长”解	6
读书之风	12
时间和效率	15
现代化和民族化	19
汽车王国和交通秩序	23
“步行者天国”	27
东京的社会秩序	30
“案内”种种	33
敬老之风	36
工资和物价	39
“买东西的地方”	42
日本的有钱佬	46
子弹列车	50
“中华料理”	54
“中国语热”	58
“可别误会！”	62

日本人的姓名	66
地名谈趣	71
大学的门槛	76
“退休”与“募集”	80
新年旧俗	85
“你们那里来的!”	89
精心经营的旅游业	92
樱花漫笔	96
博物馆赞	100
浅草风情	105
上野一瞥	109
两座大佛	113
“平和思想”和大船观音	117
青叶城下访鲁迅遗迹	121
火山口见闻	126
北海道游“最”	131
札幌记游	137
似曾相识洛都游	142
横滨剪影	148
岛景多姿	153
来到“原爆”之害的地方	159
九州拾零	163
王力教授在日本	174
骨肉情深	191

一衣帶水情意濃.....	202
--------------	-----

后 记	212
-----------	-----

再版附记	214
------------	-----

色彩缤纷的国家

“到了，到了，多美啊！”当中国民航的波音 747 客机飞临东京附近上空的时候，坐在我身旁那位取道东京前往美国求学的小沈禁不住叫了起来，忙拉我到窗旁去俯瞰这美丽的景色。的确，从飞机上第一眼看到这像翡翠般镶嵌在东京湾畔的城乡景色时，经过几个小时连续飞行，大都昏昏欲睡的旅客顿时振奋起来，争相凑近窗眼，享受一下这俯瞰东京的特别乐趣。

扶桑正是春光好。从飞机上看下去，大东京郊外的田野上点缀着一幢幢五颜六色的房子，纵横交错的公路上奔驰着五颜六色的汽车。东京啊，东京！你给人们的第一眼就是色彩缤纷，是一个充满着颜色，充满着活力的大都会啊！

当飞机降落在巨大的成田国际机场，我在几位前来迎接的日本朋友陪同下乘车离开机场时，绵延几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两旁，色彩绚丽的各种花木、各种建筑不断映入眼帘。这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车窗外成行成片的樱花都像是张开笑脸迎接宾客的姿态。临近市区的时候，夜幕徐降，高大建筑物上耀眼的霓虹灯照得天空通亮，一排排火龙似地蠕动在马路上的车辆也给大地刷上了瑰丽的色彩。我

们的汽车停在国际文化会馆开满樱花的庭院中，走进会馆，坐下来休息时，我的印象集中到一点，仍旧是色彩！无数的色彩，绚丽的色彩！这真是一个充满色彩的城市，充满色彩的国家！

刚到几天，一个人在住所附近的大街小巷溜达，触目所见，无论是匆匆来去的行人和车辆，或是高低不一的各种建筑，五花八门的大小店铺，都给人以一种多彩多姿、不拘一格的感觉。那些稍有一小片庭院的住房，总是不放过每一寸土地，精心栽上鲜花，铺上绿草。比较宽敞一点的马路，中间的隔车绿带，也都是杜鹃盛开，玫瑰待放，在闹市中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

这里的工作和生活，这里的习俗和人情，想必也是多彩多姿、五颜六色的吧？——踏上“扶桑”以后，我的脑子里一直在这样打转着。

鲁迅——内山——友谊

和日本朋友相处，常常感到有一根非同寻常的友谊丝带把我们紧紧系在一起。虽然见面不久，语言欠通，他们的谈吐举止，却很容易给人以亲切的感觉。人们爱用“传统”两字来形容这种友谊，我想这确是很恰切的。

日本的知识界最容易把鲁迅和中国朋友联系在一起。跟鲁迅先生有关的事，日本朋友总是特别敏感。我一到这里，就有人向我介绍鲁迅的儿子海婴几年前访问日本的情景，也有人告诉我鲁迅的孙女不久前到了日本，正在日本学习的消息，言谈之间，流露出对鲁迅多么崇敬，多么热爱！因为我是从事语文工作的，日本朋友和我闲谈时，更是常常把鲁迅挂在嘴边。鲁迅当年在日本生活的情景，是日本朋友津津乐道的话题。到达东京的第四天，当我从国际文化会馆搬进学校当局为我准备的一套公寓来往时，才知道主人为安排这个住所是煞费苦心的。他们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决定让我住到文京区西片二丁目来。陪同我前来安家的一位教授跟我说：“这里离学校很近，听说鲁迅先生当年就住在这一带。您作为我们请来的第一位中国教授，住在这里不是很好吗？”这几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情谊啊！随后这位

教授把我介绍给这所公寓的管理员，一位六十开外，朴实而有点腼腆的老人。当他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客人时，连忙深深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喜形于色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内山完造的表弟。”接着又伤感地说：“鲁迅先生早已离开我们，我的表哥内山完造几年前也在访华期间于北京逝世了。”为了缅怀这两位为中日友好谱写过不朽篇章的先辈，让我住在这座公寓里，不正意味着中日两国人民将世代友好下去，鲁迅先生亲自播下的友谊种子，将不断开花结果，万古长青吗！

住进公寓的第二天，这位内山完造先生的表弟悄悄地把一份印有内山先生访问中国照片的报纸复印本塞进我的信箱里，这一定是老人珍藏的纪念品。尽管语言不通，我无法和老人畅叙友情，但老人的深情厚谊，却跃然纸上，是很容易领会的。我仔细端详那张报纸上内山完造先生的玉照，对照这位自称是表弟的老人，确实是相貌颇有点相像呢！

一天下午，日本朋友邀我去逛神田一带的书店，又特意领我到专门经营中国图书的内山书店去，把我介绍给书店的老板，请他以后多多关照。当我和老态龙钟的老板紧紧握手时，眼前仿佛映现出一幅幅当年鲁迅先生经常在上海内山书店出现的情景来。现在开在东京这家大约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小书店，多少年来不管风吹浪打，始终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尽力。如今随着日中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书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兴隆了。它那一直摆到过

道上有点难以转身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尽是中国版的书刊，光是杂志就有好几十种，实在称得上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眼见这一情景，作为一个中国学人，怎能不高兴呢！不正是从这里——一间小小的书店里，让成千上万的日本朋友经常听到中国人民阔步前进的脚步声，经常感受到日中两国人民一衣带水的深厚情谊吗？

“源远流长”解

人们常说中日文化的关系是“源远流长”，到达日本以后，处处感受到这种不寻常的文化联系。然而，“源”远自何时？“长”又“长”在哪儿呢？带着追根溯源的心情，我认真翻阅一些有关的资料，在大量生动的历史事实面前，在最有说服力的数字面前，我的理解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了。这“源远流长”四字，确乎异常贴切，十分准确。

我国史书上关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记载很多。公元一世纪的《汉书》中，就已经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了。至于中日两国频繁往来的历史，主要还是从公元六世纪开始，也就是隋唐以后的事。请看下面的史实：

公元607年，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来华，圣德太子给隋炀帝致送了国书，自言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一次日本派来的使节，被认为是“遣隋使”的开始。翌年，小野妹子回国，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德陪送，受到日本官庭的热烈欢迎。皇室为此派出几十艘彩船迎接。当裴世德等人到达京城奈良飞鸟地方时，受到几百人的仪仗队鼓乐欢迎，场面动人。是年九月裴世德等离日返华，圣德太子复派小野妹子等再次同来中国。这回圣德太子在国书中

自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据说这是第一次出现“天皇”这个词，在此以前，日本皇帝未自称过天皇的。整个隋朝时期，日本前后派出的“遣隋使”共三次，每次都有留学生同行。使臣回国以后，留学生就留在中国继续学习。

唐代是中日两国交往最为频繁的时代。日本继续派遣使臣访华，前后任命过“遣唐使”达十九次之多。唐中宗至唐玄宗时代，日本四次遣使，规模之大轰动一时，每次人数达到五百人。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文艺优秀、通经达史的文臣。使团人员往往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师等，并有许多很有学问的僧侣和留学生同行，有的日本法僧留住中国的时间长达一、二十年，甚至有达到四十年之久的。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当时在中国学习、工作三十余年，官至秘书监，和中国一些文人交谊颇深。公元753年，他要求随“遣唐使”回国，唐朝政府同意他的要求，任命他为回访日本使节。临行之际，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写了《衔命还国作》诗向李白等朋友辞别，诗中充满了怀念祖国而又对中国恋恋不舍的感情。诗云：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骖驔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国邻。